

李安,原来你是这样的

文/本报记者 金丹丹

下半年最叫人期待的电影,也就是《色,戒》了吧,已经有N多人打“飞的”去香港看并大呼“机票值了”。内地上映日11月1日还迟迟未至,李安拍片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传记倒似看透我们心思般地抢先来了。《十年一觉电影梦》,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,道来李安电影生涯第一个十年的追梦历程。传记里,精彩的老照片是很能逗你大叫的,而除了李安在媒体镜头前的儒雅、睿智、害羞外,还有平日难得一见的幽默。翻完一遍,读后感是:书钱值了。好吧,不相信我,也得相信李安吧。



结婚那晚,我喝香槟喝醉了



看,李大侠终于修成正果,拿到NYU(纽约大学)的毕业证书了



抱着年幼的大儿子阿猫,初为人父的我,还在埋头写剧本,找出路



《十年一觉电影梦·李安传》
张靓蓓著 李安校订
人民文学出版社
定价:38元



父亲和我



戴上墨镜扮痞子的NYU时期

这里面有很多八卦

很久没有如此沉迷于一本书,欣喜、有趣并且酣畅淋漓。而且一边读,你会忍不住在MSN、QQ上同朋友八卦:

李安未出生前居然脐带绕颈三圈差点窒息死掉!任贤齐老爸居然是李安老爸的学生!

李安和老婆结婚那天搞得是一团糟,李安老妈在接受儿媳大礼时当场掉泪,对媳妇说:“惠嘉,我们李家对不起你,让你结婚结得这么寒碜……”

拍《推手》时,有个混血小孩角色找不到人选,就干脆叫当时6岁的大儿子“阿猫”上阵,还“恐吓”说:“你帮帮爸爸的忙,要不然爸爸垮了,我们就得住到街上去!”这样的义务帮忙,结果还把儿子给演伤了,至今同电影绝缘。

一部《喜宴》,让归亚蕾和赵文瑄结下母子情谊,直到现在,谁要是搞不定赵文瑄,找归亚蕾,他保证马上服服帖帖。

李安发起飙来,也会跟台风似的,踢门大吼,把一群人吓死。

杨紫琼拍《卧虎藏龙》时扭断了腿骨,去美国开了刀回来拍和李慕白窑洞诀别的戏,膝不能弯,绑在架子上,又痛又肿,演起哭戏肝肠寸断。她在镜头前哭,李安百感交集地在监视器后面哭。

童子怡演玉娇龙那会儿啥都不懂,头一次吊钢丝就把剧组吓坏了,别人快要撞墙都会本能地先用手保

护自己,她不是,她是拿脸往墙上撞……

和陈凯歌聊起影展参赛的甘苦,李安牙关没咬紧蹦出一句:“你几岁了,还在比赛!”事后恨自己怎么这么二百五:“哇,不知又得罪多少人!”不过报应到了,自己之后也得参加影展竞赛。

“整本书都是我在说话嘛”

编著者张靓蓓是个牛人,用第一人称写的这本李安传,和李安反复切磋,多次修改。严格甚至苛刻如李安,最终也由衷折服:“整本书都是我在说话嘛。”这个张靓蓓也很是了得,美国乔治亚大学视听传播硕士、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学士,给王家卫、侯孝贤、蔡明亮、李康生等著名导演写过传记。

似朋友间在秋日黄昏闲谈些旧事,道来李安的成长岁月、每部电影创作的用意、遭遇的困难、对演员的看法及相处、参加影展的经验、得奖的幕后、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、对人生的感悟。

本书的责编陈阳春说,这个传记从联系版权到出版历时近两年,期间李安忙于拍摄《色,戒》,只能挤时间审稿,李安又是个极认真、追求完美的人,不仅要逐字逐句审订,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。《色,戒》完成后,出版社又请李安特别为大陆读者和影迷写序,李安满口答应,并借此机会谈了《卧虎藏龙》之后的5年,谈了《断背山》,谈了回大陆拍《色,戒》的感受,谈了他一直执着的中国情怀和人到中年登临顶峰后的感悟。

关于李安本人和李安电影的所有疑问、争论与好

奇,在这本书里都可以寻得答案和满足。不得不说,李安是一个诚实和诚恳的导演,他不畏惧直面他的困惑、缺点、惨淡岁月,因为真实与诚恳,让这本传记具有了一股感人肺腑的气质。

李安这样说:“不论好与不好、成与不成、顺或不顺,我都必须面对这些记录,明了它矛盾与无常不全的本质,我才能够坦然,才能继续我以后的创作与生活。”

【节选】

太太的支持

林惠嘉是她家最杰出的孩子,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。我们结婚时,岳父和她二姐来,她二姐从圣荷西自家花园里摘了两朵巨大的新鲜玫瑰,还绑上松枝及别针,好让我们这对新人当胸花,没想到这个妹子一看那么大朵花:“要我戴树啊!”当场发飙不肯戴,还是伴娘罗曼菲机灵,正当大家乱成一团时,她跑到楼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气的小花,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。

好友王献麓穿条短裤,开我们的车子送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注册结婚,因为路不远,其他宾客则步行前往。没想到王献麓走错车道,一下就弯上了布鲁克林大桥,当时正逢交通堵塞,结果我们绕了一大圈,等到我们到达时,他们早在半小时前就到达会场了。王献麓去停车,久等不来,负责照相的冯光远外出打电话询问,来回不到两分钟,他回来时,我和惠嘉已经彼此互道“I do”行礼完毕,结婚照也没照到,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过了。有一年,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无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,顿时惊呼:“啊!那年你居然敢结婚,也不翻翻黄历跟八字对一下,你那年结婚一定搞得乱七八糟!”

不过晚上的婚礼派对倒是十分的浪漫别致,我们在好友郑淑丽租来的旧仓库工作室开派对,十分热闹。大家尽心地布置场地,罗曼菲和王献麓从高速公路边摘了大束野花来,电影道具、布景都成了现成的装饰,因为没冷气,便自众家友人处搜到了一堆电风扇来,摆在房屋的四周送风。大家在客厅里跳舞,背面大片墙面成了银幕,放映我的毕业作《分界线》,还蛮特别的。

远从台南赶来的爸妈,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,接受我和惠嘉的磕头跪拜。正跪拜完,妈妈突然掉下眼泪拉着惠嘉的手说:“惠嘉,我们李家对不起你,让你结婚结得这么寒碜,我们老远从台湾到美国一点用也没有。”这一幕,后来成了《喜宴》里的情景。

惠嘉是个不爱俗套的人,我在婚礼前两个礼拜还在忙着拍毕业作《分界线》,所以这个婚礼被我们搞得一团糟。但父母千里迢迢地从台南飞至纽约,没想到我这个李家长子的婚礼居然如此的不庄重,让父母很伤心。我才发觉,喜宴的形式虽然荒谬,但人投入的感情却是真的,这也引发我之后拍摄《喜宴》的灵感。

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,她继续念书,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。1984年5月,我还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,大儿子阿猫诞生时,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、丢飞盘。直到晚上回家,才知太太已经生产,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,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,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。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,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,她说:“不必。”问要不要通知友人,她也说:“不必。”她感到羊水破了,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来到医院,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。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,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。本来我们说好,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,大约是预产的前一周,我回伊利诺伊来照顾她,结果她也没告诉我。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,我就特别盯在一旁,她还是频频赶我走:“你在这儿干吗,你又不是帮忙,你又不是生!”挤孩子出生时,我去拉她的手,她还把我推开,让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。

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,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,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;太太性情刚直专注、独立聪明,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。

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,我把菜装上车,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。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:“你真好命,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!”

“你有没有搞错啊,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!”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,一时气结,半天接不上话。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,现在也一样。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,儿子们服服帖帖,我也很服气。

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,“恩爱”,恩与爱是扯不开的。